

怀念雨金堂兄

应忠良

往年岁末年初,总有一帧精美的卡片自宝岛台湾飞临。落款 愚兄雨金,字体隽永,颇见功力。这一惯例戛然止于公元2009年,那一年的年底,堂兄驾鹤西归。

得知堂兄的确切消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。其时我在杭州的镜冰叔叔家(堂兄早年的同事),看到了台北永康同乡会会刊,得知堂兄是同乡会总干事,也是该刊总编辑。会刊上刊有堂兄与一应乡贤的合影,堂兄头发花白,双眼睿智,一对大大的眼袋透着沧桑,也写满了儒雅、慈祥。

第一次与堂兄谋面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这是堂兄离别故乡、亲人数十年后,首次踏归故土。那是一个秋雨霏霏的日子,堂兄来到芳草萋萋的父母坟前,泪如泉涌,长跪不起。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痛与无奈啊!

堂兄与我几度长谈,其谜一样的身世自此一幕幕在我面前揭开。堂兄1928年生,1940年芝英培英小学毕业后,即在家帮衬农事,后去亲属铁锅铸造工坊做工当学徒。1943年8月,永康县立简易师范避乱迁来方岩五峰书院办学,堂兄考入就读,三年之后,终因家庭人口多、负担重、生活困难而辍学,跟随父亲去往兰溪、太炎冶坊做工。

堂兄的姑父卢振燮在军中做事。堂兄告诉我,1945年年底姑父带着一位抗战夫人,自部队返乡省亲。过完年堂兄就跟随姑父出门,抵达承德。其时国民党13

军军部驻扎离宫,避暑山庄。少将师长即是堂姑父、邻村寮前人氏骆振韶。堂兄初任军需处准佐司书,帮少校记出纳账。

1949年6月初,堂兄来到台湾。从此,堂兄的后半生便再也不曾离开台湾。1978年10月初,他终于接获一封老母亲当年8月托人从香港辗转送达的家信。

大陆这边几个兄弟姐妹均在外地工作,几度让老母随他们到外地居住生活以便照料,但老母亲坚辞不就。老母亲担心,不定哪天长子从台湾归来,找不着她,于是痴痴地在老屋等待。只可惜望眼欲穿的她终究没有熬到游子归来的那一天。

3年之后,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。1990年堂兄退出公职,立马束装启程,赴向让他魂牵梦绕的家乡。

自打台湾开放两岸探亲,堂兄便有如候鸟,每年返归故里探亲访友,徜徉、沉醉于故乡的山山水水,将所见所闻和满足、喜悦之情,或摄入影框或倾注于笔端,成诗、成文装订成册,与海峡两岸的亲友一道分享。堂兄不光求知好学、知识丰富,还热爱集邮,擅长舞蹈,热心公益。得以回大陆探亲后,他倡议并慷慨捐资重修宗祠,继修族谱村志。

作为资深的集邮爱好者,2005年9月,他专门在家乡举办了个人世界生肖邮票展览,共展出74个国家和地区的邮票精品。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

专门发函志贺。每每亲友、同学聚会,他总是谈笑风生,常常手舞足蹈或引吭高歌,真是老顽童一个。前几年在台北遭遇车祸,死里逃生的他不得不用上了拐杖,但他性情依旧,天南地北,行旅匆匆,胸前挂一只手机,兜里放一个记事本和相机,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写。也许自觉来日无多,年逾八旬的堂兄决定把自己珍藏的图书捐赠给家乡的图书馆。

2009年1月8日,堂兄从台湾飞抵上海。当日他不顾旅途劳顿赶抵家乡,又马不停蹄会亲访友,商讨翌日图书捐赠事宜。在第二天的捐赠仪式上,堂兄特别兴奋。致词虽短,思念故土、报答故乡父老之情溢于言表。参加当天仪式的还有一帮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读师范时的同学,他们一同朗诵诗词,一同吟唱昔日的校歌,说着唱着,一个个泪流满面,并相约来年再聚。堂兄同我约定明年再见,并嘱我有机会去台湾做客。

我点头应允。望着他健硕的身体,我以为我们相会的机会还有很多。料不想正是这爽朗的笑声、洪亮的嗓门、仍有几分青春顽皮的神情欺骗了我,也欺瞒了乐观自信的堂兄自己!事后我才知道他患有高血压,回台不久在家中跌了一跤,自此他的身体就急转直下,直至不治而逝。从此,我永远地失去了一位大我三十余年的堂兄,一位亦师亦友、儒雅可尊的长者。

往事如烟般淡淡远去

愧疚铭心

□德之

儿子在2014年重阳节写下一篇短文:我有件送不出的衣服。去年重阳节,爷爷突然住进了医院,然后就再也没回家。

现在读到这篇短文,我的记忆回到了2013年10月13日,农历九月初九。上午,儿子儿媳从宁波打电话给我,说今天是老人节,替他们问一下爷爷喜欢什么款式的衣服,下次回永康时好给他带回。当时我正陪着胃痛的父亲在医疗站打针,下午又送父亲去红十字会医院。父亲被诊断为胃穿孔,晚上就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。

父亲一直远在安徽工作,1983年退休回乡。之前每年除了过春节那几天,他很少请探亲假回来,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。一首《父亲》的歌中唱道:常坐在父亲肩头,但这对我来说,只是一种奢望。

那天晚上,我无助地等在手术室门口,头脑像过电影,浮现与父亲相处的一幕幕,特别是他退休后共同生活的情景。多年来,我往往只注意照顾他的饮食起居,满足他的物质生活,疏忽了对他的精神慰藉,难得静下心来陪他聊聊,喝几盅小酒。我的心不断地被自责和内疚所煎熬。只能祈求苍天,让父亲挺过来。

父亲手术顺利,当晚转进了重症病房,三天后转入普通病房。那天下午,我守在他的病床前,父子之间进行了一次最长、最深入,也最开心的聊天。然而,上天只眷顾我这一次。此后,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。2013年10月23日晚上8时14分,父亲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,享年83岁。

父亲走后,我到安徽宣城为他办理最后一笔退休金的相关手续。在原厂长家里等吃晚饭时,我在厂职工宿舍楼门口闲逛,与一位摆修伞小摊的老人聊起来,得知他是我父亲曾经的同事。我告诉他,我父亲已走。他一脸惊讶:沈慕书走了?今年春节他还和女儿一家回这里过,我还和他一起在夏厂长家喝酒的呀!我问他,有退休工资可领,为什么还要摆个没什么生意的小摊。他说,这不是为了钱,而是儿女不住在一块,平时在家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,摆了这个小摊,与来来往往的人说说笑笑,生活就一天天快活地过去了。

听了他的话,我顿时明白了老人的真实渴望,也明白了为什么儒家认为孝道有孝其身,孝其心,孝其智,这三个递进尽孝的层次。曾以为,做好父母希望做的事,就是对他们养育之恩的报答;父母年纪大了,保障他们衣食无忧,父母生病了就为他们治病,这就是尽孝了。现在看来,这些认识是不全面的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在物质并不欠缺的条件下,父母看重的并不是物质生活上的满足,而是精神的抚慰、人格的尊重、情感的关爱、心灵的沟通。如果说,给予父母物质供养、生活照料是尽孝的话,那也只是最基本、最低层次的。父母最渴望的是儿女多陪他们聊聊天,让他们在心灵沟通中感受亲情温暖和精神慰藉。而这些,我差不多都丢失了,此时明白为时已晚,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愧疚啊。

如今,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。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烦恼、没有纷争的清静世界。

又到了清明节,让我点燃一炷心香,愿父亲和母亲在那个世界一切安好。

母亲留下的财富

徐红革

去年7月20日,一生勤劳、坚强的母亲,和病魔抗争了一年之后,离我们而去。清明时节寄哀思,谨以此文深深地纪念。

我的母亲马其招,出生在西城街道马宅村。母亲上有五个哥哥,在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,从小备受家人宠爱。母亲嫁到同村,父亲长年教书在外。由于叔叔还小,家里只有爷爷一个劳力,母亲坚强能干,挑起了家庭重担。文革期间,在永康舟山当校长的父亲受到迫害,经常挨批,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。为了父亲的事情,有时母亲一天之内要从马宅到舟山走一个来回,大约有一百公里路程,回家时她的双脚肿痛得无法站立。

在家里,母亲特别受到敬重。我们兄妹四个由她养大,叔叔只比哥哥大了三岁,很多时间都是母亲带着他。后来叔叔的女儿也是我母亲带大。姑姑随军在

部队,两个儿子也由母亲带到七八岁才回到姑姑身边。后来,母亲又带大了我们兄妹几个的孩子。由于奶奶患高血压,摔跤后常年卧床,是妈妈端茶送水,端屎端尿照顾了整整四年。长期受妈妈的教育和影响,我们这个大家庭和睦相处,曾被评为浙江省五好家庭。

母亲的善良和能干得到了村民的赞扬。母亲当了37年村出纳、妇女主任,连续多届当选烈桥乡妇女代表、烈桥乡和县人大代表,1982年当选为县第八次妇女代表,1983年被评为县三八红旗手,并出席省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。家里满满的奖状和证书,是母亲一生勤劳、善良、坚强的最好证明。

母亲80多岁时还是身板挺直,把家收拾得干净利落。爬山时,她噔噔噔一口气爬到山顶,

绝不亚于年轻人。母亲不光做得一手好菜,做的肉饼、包子、粽子也让大家赞不绝口。家里有喜事,母亲就会亲手剪个大红囍字,端午节到了,她会做许多小香包送给孩子们,小老虎、小兔子、七星包,小香包的吉祥图案栩栩如生,让人赞叹。

去年,健康硬朗的母亲突然病倒了。经诊断,母亲患了肠癌和胆管癌。母亲做了肠癌切除手术,当天晚上就会翻身,第二天就自己上厕所,医生和同室病人都很吃惊,夸母亲超常的毅力。去年,母亲在杭州做了三次胆管支架手术,长期喝中药、打针,她都咬牙坚持,从不在我们面前叫一声痛,怕拖累了我们。母亲就这样走了,带走了我们深深的眷恋,但她的善良和坚强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人生财富!母亲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!